

三十一

42
35
42

準貴

李林甫專政

奸臣聚眾

宇文融

楊慎矜

韋堅

楊子之寵

安史之亂

王鉞
楊釗

鑑紀正

通鑑卷第三十一

李林甫專政

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
結宦官及妃嬪家淫佞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
稱旨上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諸子莫得
爲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
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五月戊子以
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

二十四年 初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
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



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
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
歲又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
甫巧候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上之為臨淄王也趙麗妃
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
才人生光王琒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
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琒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
怨望語駙馬都尉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
惠妃惠妃泣訴於上口太子陰結黨將害妾母子亦指
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踐祚垂
七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

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
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
本不可輕搖昔魯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
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
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
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
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
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
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
處九齡叱之以其語自上上為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
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林甫引蕭房

為戶部侍郎是素不學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為
伏臘挺之言於九齡曰自中豈容有伏臘侍郎由是出是
為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為相
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
素負氣薄林甫為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
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
挺之為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
挺之為罪人請屬所由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
生曰雖離乃復有私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為阿黨
十一月壬寅以耀卿為左丞相九齡為右丞相並罷政事
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領

劾方節度如故嚴挺之貶洛州刺史王元琰流嶺南九齡
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
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
羣臣將順之不暇焉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
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
為下邳令自是諫爭路絕矣牛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
給唯諾而已然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
奇才異行不免終老常調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
不次自有它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其言
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
及位勢相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二十五 年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爲證上怒甚命左右撮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灤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荊州刺史 楊洄又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云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鏞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乙丑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爲庶人流鏞於灤州瑛瑤琚尋賜死城東驛鏞賜死於藍田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丙寅瑛舅家趙氏妃家薛氏瑤舅家皇甫氏坐流貶者數十人惟瑤妃家韋氏以妃賢得免

二十六年太子瑛旣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爲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月庚子立瑛爲太子

二十七年夏四月己丑以牛仙客爲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甫爲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摠文武選事 秋九月戊午太子更名紹

天寶元年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

唱以耳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密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綯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綯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綯子弟謂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爲之可乎若憚遠行則當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命也何如綯懼以賓詹爲請林甫恐乖衆望乃除華州刺史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員外同正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論以上待尊兄意甚厚蓋爲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

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上難叱又之夏四月壬寅以爲詹事又以汴州刺史河南采訪使齊澣爲少詹事皆員外同正於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秋七月辛未左相牛仙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書李適之爲左相

二年上以右贊善大夫楊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由是固辭不敢受五月辛丑以慎矜爲諫議大夫

三載冬十二月戶部尚書裴寬素爲上所重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屬敦

復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言於上甲午寬坐貶睢陽太守 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旣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爲力士置酒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四載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駙馬張洎爲侍郎林甫亦惡之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與御史對鞠之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冕使法曹吉溫鞠之溫入院置兵部吏於外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皆曰苟存餘 紙盡答兵部吏素聞溫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溫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撓掠之迹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冕薦溫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溫常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杭州人羅希奭爲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 秋九月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爲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矜

代之堅妻姜氏皎之女林甫之舅子也故林甫昵之及堅以通漕有寵於上遂有人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五載春正月乙丑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節度使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已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說適之由是東手矣適之既失恩韋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爲已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而堅

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爲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上乘間微勸上夫林甫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慎矜發其事以爲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譖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慎矜與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癸酉下制責堅以于進不已貶縉雲太守惟明以離間君臣貶播川太守仍別下制戒百官夏四月韋堅等既貶左相李適之懼自求散地庚寅以適之爲太子少保罷政事其子衛尉少卿雲嘗盛饌召客客畏李林甫竟

日無一人敢往者。以門下侍郎崇玄館大學士陳希烈同平章事希烈宋州人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爲上所愛且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凡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卽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秋七月將作

少匠韋蘭兵部員外郎韋芝爲其兄堅訟寃且引太子爲言上益怒太子懼表請與妃離昏乞不以親廢法丙子再貶堅江夏別駕蘭芝皆貶嶺南然上素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等爲朋黨後數日堅長流臨封適之貶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韋斌貶巴陵太守嗣

薛王瑀貶夷陵別駕睢陽太守裴寬貶安陸別駕河南尹李齊物貶竟陵太守凡堅親黨連坐流貶者數十人斌安石之子瑀業之子堅之甥也瑀毋亦令隨瑀之官。冬十一月贊善大夫杜有鄰女爲太子良娣良娣之姊爲左驍衛丘曹柳勳妻勳性狂疎守功名喜交結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復薦於北海太守李邕邕與之定交勳至京師與著作郎王魯等爲友皆當時名士也勳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爲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京兆士曹吉溫與御史鞠之乃勳首謀也溫令勳連引魯等入臺十二月甲戌有鄰勳及魯等皆杖死積尸大理妻子流遠方中外震慄嗣虢王巨貶義陽司馬巨邕之子也別

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往按李邕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乙亥鄴郡太守王琚坐贓貶江華司馬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者舊又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除之

六載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眾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貶所賜皇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羅希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郡縣惶駭排馬牒至宜春李適之憂懼服藥自殺至江華王琚仰藥不死聞希奭已至即自縊希奭又迂路過安陸欲怖殺裴寬寬向希奭叩頭祈生希奭不宿而過乃得免李適之子

雪言通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令人誣告雷欻死於河南府給

事中房瑄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瑄融之子也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所在收繫綱典船夫溢於牢獄徵剝連召延及鄰伍皆裸露死於公府至林甫薨乃止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董延光之攻吐蕃也過期不克言王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晉中表兄弟也少與鉷狎鉷之入臺頗因慎矜搆引及鉷遷中丞慎矜與語猶名

之銜自恃與林甫善意稍不平慎矜奪銜職田銜毋本賤
慎矜嘗以語人銜深銜之慎矜猶以故意待之嘗與之私
語識書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
於臨汝山中買莊爲避亂之所會慎矜父墓田中草木皆
流血慎矜惡之以問敬忠敬忠請禳之設道場於後園慎
矜退朝輒裸貫桎梏坐其中旬日血止慎矜德之慎矜有
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屢目之慎矜卽以遺敬忠車載過貴
妃柳氏姊樓下姊邀敬忠上樓求車中美人敬忠不敢拒
明日姊入宮以明珠自隨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具
以實對上以慎矜與術士爲妖法惡之含怒未發楊釗以
告銜銜心喜因誣慎矜怒林甫知銜與慎矜有隙

密誘使圖之銜乃遣人以飛語慎矜隋煬帝孫與凶人
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刑部大
理與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鞫之大府少卿張
瑄慎矜所薦也盧鉉誣瑄嘗與慎矜論議拷掠百端瑄不
肯答辨乃以木綴其足使人張其枷柄向前挽之身加長
數尺胥細欲絕眼鼻出血瑄竟不答又使言溫捕史敬忠
於汝州敬忠與溫父素善溫之幼也敬忠常抱撫之及捕
獲溫不與交言鎖其頸以布蒙首驅之馬前至戲水溫使
更誘之曰楊慎矜已款服惟須子一辨若解人意則生不
然必死前至溫湯則求首不獲矣敬忠顧謂溫曰七卽求
一紙溫陽不應去溫湯十餘里敬忠懇請哀切乃於桑下

令答三紙辨皆如溫意溫徐謂曰大人且勿怪因起拜之
至會昌始鞫慎矜以敬忠爲證慎矜皆引服惟搜讖書不
獲林甫危之使盧鉉入長安搜慎矜家鉉袖讖書入閣中
詬而出曰逆賊深藏祕記至會昌以示慎矜歎曰吾不蓄
讖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十一月丁酉賜慎矜
及兄少府少監慎餘洛陽令慎名自畫敬忠杖一百妻子
皆流嶺南瑄杖六十流臨封死於會昌嗣號王巨雖不預
謀坐與敬忠相識解官南賓安置自餘連坐者數十人慎
名聞赦神色不變爲書別姊慎餘合掌指天而縊 三司
按王忠嗣上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
但劾忠嗣沮撓軍功哥舒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厚禮以

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寃死如其將喪多賂
何爲遂單囊而行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始遇知於上力
陳忠嗣之寃且請以已官爵贖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
頭隨之言與淚俱上感寤已亥貶忠嗣漢陽太守李林甫
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廷之親出入
禁闈所言多聽乃引以爲援擢爲御史事有微涉東宮者
皆指擿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溫鞠之釗因得逞其私志
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之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垆
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十二月丙
寅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旣而悉以車載賜李
林甫家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爲空陳

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八載夏四月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御史逮捕以爲妖言杖殺之九載夏四月己巳御史中丞宋渾坐贓巨萬流潮陽初吉

温因李林甫得進及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釗恩遇浸深温遂去林甫而附之爲釗畫代林甫執政之策蕭奘及渾皆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釗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十載春正月丁酉命李林甫遙領朔方節度使

十一載 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弟戶部郎中錕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託以它事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王繇之同產也繇之私庭鉷又使長安尉賈季鄰收會繫獄縊殺之繇不敢言錕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

忠前期二日有告之者夏四月乙酉上臨朝以告狀面授
鉞使捕之鉞意錚在緯所先遣人召之日晏乃命賈季鄰
等捕緯緯居金城坊季鄰等至門緯帥其黨數十人持方
刀格闔突出鉞與楊國忠引兵繼至緯黨曰勿傷大夫人
國忠之僂密謂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也緯闔且走至皇
城西南隅會高力士引飛龍禁軍四百至擊斬緯捕其黨
皆擒之國忠以狀白上曰鉞必預謀上以鉞任遇深不應
同逆李林甫亦爲之辨解上乃命特原錚不問然意欲鉞
表請罪之使國忠諷之鉞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鉞大
逆當誅戊子敕希烈與國忠鞠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
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鉞賜自盡錚杖死於朝堂

鉞子準僂流嶺南尋殺之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鉞
賓位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 初李
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爲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
與林甫爲敵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
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夏四月庚子以思順爲朔
方節度使 初李林甫以國忠爲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
之國忠與王鉞俱爲中丞鉞用林甫徵爲大夫故國忠不
悅遂深探刑緯獄令引林甫交私鉞兄弟及阿布思事狀
林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踈林甫國忠貴震天下
始與林甫爲仇敵矣 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
左僕射兼右相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爲

林甫所害貴妃亦為之請上謂國忠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為巫言一見上可小愈上欲就視之左右固諫上乃命林甫出庭中上登降聖閣遙望以紅巾招之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國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十二月丁卯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疾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

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十二載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誣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為父子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附國忠意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給隨身衣及糧食自餘貲產並沒官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林甫棺抉取含珠纓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己亥賜陳希烈爵許國公楊國忠爵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

姦臣聚斂

宇文融

楊慎矜

韋堅

唐玄宗開元九年春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

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融發之玄孫也源乾曜素愛其才贊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聞。丁亥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卽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偽甚衆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上方任融賑憬盈川尉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十一年秋八月敕前令檢括逃入慮成煩擾令所在州縣

安集遂其生業

十二年夏六月壬辰制聽逃戶自首闕所在閑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比首蠲免仍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爲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秋八月己亥以宇文融爲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焉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勢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爲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

姓因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場出為華州刺史

十三年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常平倉本錢

十四年中書令張說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為人且患其

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夏四月壬子融及御史大夫崔隱

甫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

賄賂庚申罷說中書令

十五年春正月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

張說復用數奏寢之各為朋黨上惡之二月乙巳制說致

仕隱甫免官侍丹融出為魏州制史 乙卯制諸州逃戶

先經勸農使括定後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例輸

當年租庸有征役者免差

十六年春正月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為戶部侍郎兼

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 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

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提堰決九河使融請用禹

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與役不息

事多不就

十七年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

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

姓皆怨苦之為人踈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謂人曰使

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於上

融疾之禕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彈之泄於所親禕聞之先

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州刺史
 凡為相百日而罷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
 冬十月宇文融既得罪國用不足上復思之謂裴光庭等
 曰卿等皆言融之惡朕既黜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
 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贓賄事
 又貶平樂尉至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
 沒官錢鉅萬計制窮治其事融坐流巖州道卒

二十一年 太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在太府二十餘
 年前後為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
 卿者無不精美每歲鉤省便出錢百萬緡是歲以戶部
 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 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

者對曰崇禮三子慎餘慎矜慎名皆庶勤有才而慎矜為
 優上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名
 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亦皆稱職上甚悅之慎矜奏
 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汚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倍錢轉市
 輕貨徵調始繁矣

天寶元年春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為陝郡太守領江淮租
 庸轉運使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
 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
 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為吏以幹敏稱
 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鉷
 方翼之孫也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二年春三月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漕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丙寅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着錦半臂缺胯綠衫而楊之紅柏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夏四月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

四載秋九月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爲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矜代之 冬十月

上以戶部郎中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救賜百姓復除鉷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又使市本郡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耻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鉷志在聚斂以有籍無人者皆爲避課按籍之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又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爲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丙子以鉷爲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樞蒲文簿鈎校精密上賞其彊明曰好度支卽

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因奏充判官

揚劍入禁中事

見楊氏之寵

七載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劍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歛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夏六月甲辰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恩幸日隆 蘇冕論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前車既覆後轍未改求達

化本不亦難乎

八載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賜習以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劍奏請以在糶變為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帝藏文物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劍紫衣金魚以貴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楊氏之寵

唐玄宗天寶三載 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太真肌態豐豔曉音律性警

穎善承迎上意不替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

四載秋八月壬寅冊楊太真爲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其叔父玄珪爲光祿卿從兄錡爲殿中少監騎爲駙馬都尉癸卯冊武惠妃女爲太華公主命錡尚之及貴妃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爲宗黨所鄙從軍於蜀得新都尉考滿家貧不能自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楊玄琰卒於蜀釗往來其家遂與其中女通鮮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頗讀書有材智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爲采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爲上所厚苟無內援必爲李林甫所

危聞楊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爲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吾無患矣仲通曰仲通蜀人未嘗遊上國恐敗公事今爲公更求得一人因言釗本末兼瓊引見釗儀觀甚偉言辭敏給兼瓊大喜卽辟爲推官往來浸親密乃使之獻春綵於京師將別謂曰有少物在郾以具一日之糧子過可取之釗至郾兼瓊使親信大齋蜀貨精美者遺之可直萬緡釗大喜過望晝夜兼行至長安歷抵諸妹以蜀貨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時中女新寡釗遂館於其室中分蜀貨以與之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釗善樗蒲引之見上得隨供奉官出入禁中改金吾兵曹參軍

五載夏五月乙亥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爲戶部尚書

諸楊引之也。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使張九章廣陵長中王翼以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爲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妬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銛之第。是日上不憚比日中猶未食，左右勸不稱旨，橫被捶撻。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侍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又夜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自是恩遇隆，後宮莫得進矣。七載冬十一月癸未，以楊貴妃姊適民者爲韓國夫人。

適裴氏者爲虢國夫人，適柳氏者爲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每命婦入見，玉真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三姊與銛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輻湊，其門惟恐居後。朝夕如市，十宅諸王及百孫院昏嫁皆先以錢千緡賂韓，號使請無不如志。上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旣成見它人有勝已者，輒毀而改爲虢國，尤爲豪蕩。一旦帥工徒突入韋嗣立宅，卽撤去舊屋，自爲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旣成，召工巧，漫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

失一物不敢受直

九載春二月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戶部郎中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婦人識慮不遠違忤聖心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下幸不殺而歸之今當求離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不足爲獻惟髮者父母所與敢以薦誠乃翦髮一縷而獻之上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深時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值公主進食列於中衢傳呼按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百奮挺於前華僅以身免

楊釗以圖識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十載春正月庚子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駙馬陳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爲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十一載京兆尹王鉷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鉷得罪勅楊國忠詢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夏五月丙辰楊國忠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內採訪使凡王鉷所縮使務悉歸國忠十一月庚申以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其判使竝如故國忠爲人彊辯而輕躁無威儀旣爲相以天下爲已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願指

氣使莫不震懼自侍御史至為相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
有才行時名不為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
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
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
山 十二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
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國忠凡
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眾譽

十二載春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為國忠刻頌
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為改定數字仲通以金填之
冬十月上幸華清宮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
夜往來無復期度或竝轡上馬入朝不施鄣幕道路為之

掩目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駕僕從
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
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
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
若雲錦國忠仍以劔南旌節引於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
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
昭應尉撫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趨至馬下國忠意
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
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
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挾貴勢令
人慘嗟安可復與論曲直遂暄置上等及暄為戶部侍郎

珣始自禮部選吏部暄與所親言猶歎已之淹回珣之迅疾國忠既居要地中外餉遺輻湊積纒至三千萬匹

十三載春二月丁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冊命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

已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守峴禕之子也上憂

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

為然扶風太守房瑄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

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

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

上默然

十四載安祿山反冬十二月上議親征辛丑制太子監國

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于憂勤去秋已欲傳位太

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俟稍豐不意逆

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

矣楊國忠大懼退謂韓號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

橫父矣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相與聚

哭使三夫人說貴妃衛士請命於上事遂寢

肅宗至德元載楊國忠勸上幸蜀上至馬嵬驛將士飢疲

皆憤怒龍武大將軍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

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

追殺之并殺其子暄及韓國秦國夫人 上命高力士縊

貴妃於佛堂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號國夫人夫人

子裴徽走至陳倉吏士追捕誅之

事見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春三月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灑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下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初名阿榮山其母

巫也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來故冒姓安氏名祿山又有史寧干者與祿山同里閭先後一日生及長相親愛皆爲互市牙郎以驍勇聞張守珪以祿山爲捉生將祿山每與數騎出輒擒契丹數十人而返狡黠善揣入情守珪愛之養以爲子寧干嘗負官債亡入奚中爲奚遊弈所得欲沒之寧干給曰我唐之和親使也汝殺我禍且及汝國遊弈信之送諸牙帳寧干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殺以客禮館之使百餘人隨寧干入朝寧干謂奚王曰王所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王有良將瓊高者何不使之入朝奚王卽命瓊高與牙下三百人隨寧干入朝寧

干將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瓊高與精銳俱來聲云入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爲之備先事圖之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悉阮殺其從兵執瓊高送幽州張守珪以率干爲有功奏爲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二十九年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爲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采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羨八月乙未以祿山爲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兩蕃勃海黑水四府經略使
大寶元年分平盧別爲節度以安祿山爲節度使

二

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卽有群鳥從比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官從之

三載春三月己巳以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以范陽節度使裴寬爲戶部尚書禮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羨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

四載秋九月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 冬十月安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

廟又奏薦奠之日廟梁產芝

六載春正月戊寅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常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訶朝廷指趣動靜皆報之或應有牋表者駱谷卽爲代作通之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郡縣疲於遞運祿山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拱立曰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鄉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

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爲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爲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捲簾以示榮寵命楊鈺楊錡貴妃三姊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

通鑑卷三百六十一 卷三十一
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
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
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等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
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
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
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
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
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
位之謀也

七載夏六月庚子賜安祿山鐵券

九載夏五月乙卯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

此始 秋八月丁巳以安祿山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

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爲設會飲以葷酒醉而阬之勳數
千人函其首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
司先爲起第於昭應祿山至戲水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
之冠蓋蔽野上自幸望春宮以待之冬十月辛未祿山獻
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山於山
谷鑄錢五壚祿山乃獻錢樣千緡

十載春正月上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
窮壯麗不限財力旣成具幄弈器皿充物其中有帖白檀
牀二皆長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廚
廢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罌二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

絲筐及篋籜各一它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
 上每令中使為祿山護役築第及造儲侍賜物常戒之曰
 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入新第置酒乞降墨敕請宰相至
 第是日上欲於樓下擊毬遽為罷戲命宰相赴之日遣諸
 楊與之選勝遊宴旬以梨園教坊樂上每食一物稍羨或
 後苑校獵獲鮮禽輒遣中使走馬賜之絡繹於路甲辰祿
 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
 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襦褌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昇
 之上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山兒對上
 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
 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頰

衣醜聲於外上亦不疑也安祿山求兼河東節度使二月
 丙辰以河東節度使韓休珉為左羽林將軍以祿山代之
 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又附之約為兄弟說祿山曰
 李右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為相溫雖蒙驅
 使終不得超擢兄若薦溫於上溫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
 甫出之為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於上上亦忘曩
 日之言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為節度副使知留後以大
 理司直張通儒為留後判官河東事悉以委之是時楊國
 忠為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祿山登降殿階國忠常扶掖
 之祿山見王鉷俱為大夫鉷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
 甫禮貌頗倨林甫陽以他事召王大夫鉷至趨拜甚謹祿

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温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輒反手據床曰噫嘻我死矣祿山既兼領三鎮賞刑已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為之解圖識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及家僮百餘人皆曉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

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詣諸道販鬻歲輸珍貨數百萬私作緋紫袍魚袋以百萬計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午廷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為爪牙尚雍奴人本名不危頗有辭學薄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邪祿山引置幕所出入卧內尚典牋奏莊治簿書通儒萬歲之子孝哲契丹也承嗣世為盧龍小校祿山以為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營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十一載冬十二月甲申以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兼北平太守充盧龍軍使 哥舒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為兄弟是冬三人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為其忘本故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為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陽醉而散自是為怨愈深

十二載夏五月阿布思為回紇所破安祿山誘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 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

陰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楊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秋八月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

十三載春正月己亥祿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庚子見上於華清宮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 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垆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止己巳加祿山左僕射賜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

安祿山求兼領閑廐羣牧庚申以祿山為閑廐隴右羣牧
 等使祿山又求兼摠監壬戌兼知摠監事祿山奏以御史
 中丞吉溫為武部侍郎充閑廐副使楊國忠由是惡溫祿
 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 二月己丑
 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勳效甚多
 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於是除
 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
 此收衆心也三月丁酉朔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
 之祿山受之驚喜熱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河
 而下令船夫執繩板立於岸側十五里一更晝夜兼行數
 百里過鄆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

是人皆知其將云云無敢言者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
 士餞之長樂坂乃入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
 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故也上以告國忠曰此議它人不
 知必張垆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張均為建安太守垆為虜
 溪司馬弟給事中淑為宜春司馬
 十四載春二月辛亥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
 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給告身韋見素謂楊國
 忠曰祿山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當
 極言上未允公其繼之國忠許諾壬子國忠見素入見上
 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
 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忠遂巡不敢言上竟從祿山之

請它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為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為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為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不發更遣中使輔瑒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瑒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上謂國忠等曰祿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鎮遏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安祿山歸至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盛陳武備然後見之裴士淹至范陽二十餘日乃得見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使京兆尹圍其第捕祿山客李超等送御史臺獄潛殺之祿山子慶宗尚宗女榮義郡主供奉在

京師密報祿山祿山恐懼六月上以其子成民督手詔召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秋七月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鞋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入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輸祿山以進車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瑒琳受賂事亦世上託以它事撲殺之上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且曰朕新為卿作一湯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陽宣旨祿山路牀微起亦不拜曰聖人安穩又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灼然詣京師即令左右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數日遣還亦無表神威還見上泣曰臣幾不得見大家安祿山專制三道墜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

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孔目官太僕丞嚴莊掌書記屯田員外郎高尚將軍阿史那承慶密謀自餘將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卒秣馬厲兵而已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眾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眾號二十萬反於范陽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秀巖守大同諸將皆引兵夜發詰朝祿山出薊城南大閱誓眾以討楊

國忠為名榜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是引兵而南祿山乘鐵輦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又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俸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祿山先遣將軍向千年高邈將奚騎二十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翹出迎因劫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狀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上猶以為惡祿山者詐為之未之信也庚午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畢思琛詣

東京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各簡募數萬人隨便團結以拒之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賊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筆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壬申以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即日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甲戌祿山至博陵南何千年等執楊光翮見祿山青光翮以附楊國忠斬之以徇祿山使其將安忠志將精兵軍土門忠志奚人祿山養為假子又以張獻誠攝博陵太守獻誠守吐之子也祿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復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

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復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杲卿思魯之玄孫也丙子新太僕卿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為戶部尚書思順弟元貞為太僕卿以朔方右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為太原尹置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以衛尉卿猗氏張介然為之以程千里為潞州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丁丑以榮王琬為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

也 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曠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 丁亥安祿山自靈昌渡河以緝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所過殘滅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授兵乘城衆恐懼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庭望為節度使守陳留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 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

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

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

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

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

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

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直鄉杲卿之從弟也安祿山引

兵向滎陽太守崔無諤拒之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

如雨癸巳祿山陷滎陽殺無諤以其將武令珣守之祿山

聲勢益張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為前鋒封常清

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

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於蔡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

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愷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愷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棄愷潰去愷獨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廐使人執愷奕及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愷文水人奕懷慎之子清欽緒之子也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為河南尹封常清帥餘眾至陝陝郡太守竇廷芝已奔河東吏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

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

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

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眾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

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

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凶

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

稍集祿山以張通儒之弟通晤為睢陽太守與陳留長史

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

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祗禕之弟也郡

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單父尉賈贛帥吏民南擊

睢陽斬張通晤李庭望引兵欲東徇地間之不敢進而還

上議親征太子監國楊國忠使貴妃請命事遂寢

事見楊氏

之寵

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

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齋李愷盧弈
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壬寅真卿執子光腰斬以徇
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海運使
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河內穆寧共斬
道玄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道玄首謁長史李暉暉收嚴
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道玄首至平原真卿召載寧及清
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
間司法李負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遣遊奕將皆
嗣賢濟河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衆數千或萬

人共推真卿為盟主軍事皆置焉祿山使張獻誠將上谷
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團結兵萬人圍饒陽 高仙芝
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
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擢衆而仙
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糧賜上大怒癸卯遣令誠
齎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
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數削其官
爵令還仙芝軍白衣白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
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為祿山狂悖不日授
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
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陳尸遽除仙芝還至聽事令誠

索陌刃手百餘人自隨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
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今上戴天
下履地謂我盜滅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皆大呼稱枉
其聲振地遂斬之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衆河西隴右節
度使哥舒翰病廢在家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
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仍敕天下四面進
兵會攻洛陽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爲御史中丞
充行軍司馬起居郎蕭昕爲判官蕃將火拔歸仁等各將
部落以從拜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
事悉以軍政委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
李承光主步兵二人爭長無所統壹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

皆解弛無鬪志 安祿山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振武軍朔

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 顏杲卿將起兵參軍馮虔前

真定令賈深藁城尉崔安石郡人翟萬德內丘丞張通幽

皆預其謀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顏真卿

自平原遣杲卿甥盧洙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

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其金吾將軍高邈詣幽州徵兵

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詣郡受犒賚丙午

薄暮欽湊至杲卿使袁履謙馮虔等攜酒食妓樂往勞之

并其黨皆大醉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黨明日斬

之悉散井陘之衆有頃高邈自幽州還且至藁城杲卿使

馮虔往擒之南境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翟萬

德馳詣醴泉驛迎千年又擒之同日致於郡下千年謂臬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室既善其始當慎其終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脅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臬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其團練兵皆潰臬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兵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臬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邾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雖得洛陽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抵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朝陽至漁陽引循屏語使壯士縊殺之滅其族以別將牛廷玠知范陽軍事史思明李立節將蕃漢步騎萬人擊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 初祿山自將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蔡希德將兵萬人自河內北擊常山

肅宗至德元載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為中

書侍郎李隨至睢陽有衆數萬丙辰以隨爲河南節度使以前高要尉許遠爲睢陽太守兼防禦使濮陽客尚衡起兵討祿山以郡人王栖曜爲衙前總管攻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然顏杲卿使其子杲明賈深翟萬德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通幽兄陷賊乞與杲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杲明等更其表多自爲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旣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城陷賊縱兵殺萬餘人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王承業使

者至京師玄宗大喜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爲衛尉卿朝命未至常山已陷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功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邪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拜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髡之杲卿復謙比死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旣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爲賊守

饒陽太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河間司法李奐將
七千人景城長史李暉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爲思
明所敗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
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癸
亥以光弼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甲子加
哥舒翰左僕射同平章事 乙丑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
潼關哥舒翰擊却之 巳巳加顏真卿戶部侍郎兼本郡
防禦使真卿以李暉爲副 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
守河北道采訪使 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不下李
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巳亥
至常山常山圍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
謂思義曰汝自知當死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又更陳行
視吾此衆可敵思明否今爲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
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
如移軍入城早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
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是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
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
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卽移軍入城史
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
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
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
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相繼賊不能當

斂軍道 北光弼出兵五千爲槍城於道南夾呼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大半乃退小憇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歷九門南逢壁度憇息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竝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爲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 上以吳王祗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賁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眞源令河東張巡使爲長史西迎賊巡至眞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

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爲將使東擊淮陽救兵于襄邑破之俘百餘人拘於雍丘將殺之往見李庭望淮陽兵遂殺守者潮棄妻子走故賈賁得以其闖入雍丘庚子朝引賊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却賊因兼領齊衆自稱吳王先鋒使三月乙卯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揚朝宗謝元同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莫有固志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東

蒲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緝
斫營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
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初
戶部尚書安思順知祿山反謀囚入朝奏之及祿山反上
以思順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素與之有隙使人詐爲祿
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且數思順七罪請誅之內
辰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皆坐死家屬徙嶺外楊國忠不
能救由是治畏翰郭子儀至朔方益選精兵戊午進軍于
代戊辰吳王祗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
使壬午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爲范陽長史河北節度
使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以張滄爲支使先是清河

公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
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
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
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
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
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
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
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
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爲乎萼曰清河遣僕
街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當寇也亦欲觀大
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

爲哉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真卿以爲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人分兵擊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

之略討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公范冬馥將其兵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于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矣真卿不以爲嫌真卿以堂邑之功讓進明進明奏其狀

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冬馥微進資級清
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錄事參
軍長安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 李光
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
馬食薦藉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者皆衣甲
弩手千人衛之爲方陳而行賊不能奪蔡希德引兵攻石
邑張奉璋拒却之光弼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儀引兵自
井陘出夏四月壬辰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
萬甲午子儀光弼與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
中郎將渾瑊射李立節殺之瑊釋之之子也思明收餘眾
奔趙郡蔡希德奔鉅鹿思明自趙郡如博陵時博陵已降

官軍思明盡殺鄧官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多至
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爲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日效
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上城門收所獲
悉歸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
獻璆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恒陽就食 安祿
山使平盧節度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督殺之
平盧遊奕使武陟劉客奴先鋒使董秦及安東將王玄志
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
效真卿遣判官賈載齎糧及戰士衣助之真卿時惟一子
顏纔十餘歲使詣客奴爲質朝廷聞之以客奴爲平盧節
度使賜名正臣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爲平盧兵馬

使南陽節度使魯員立柵於渚水之南安祿山將武令
 珣畢思琛攻之五月丁巳吳衆潰走保南陽賊就圍之太
 常卿張垣蘆夷陵太守號王巨有勇略上徵吳王祗為太
 使何復光賧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使魯員國珍本
 牂柯夷也戊辰巨引兵自藍田出趣南陽賊聞之解圍走
 令狐潮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
 如平生潮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
 乎巡曰足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慙
 而退郭儀奉光弼還常山史思明初收散卒數萬踵其
 後子儀討更挑戰三日王行專賊度乃退子儀乘之

又敗之於沙河蔡希德圍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
 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助思明
 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恒陽思
 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
 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
 可以出戰壬午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
 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鎗歸營奔于博陵
 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
 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為官軍所獲將
 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詎之曰
 汝數年教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

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
 今勿來見我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自關下來為尚
 莊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
 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眾未更行陳豈能敵
 我薊北勁銳之兵何足深憂尚莊皆佐命元勳陛下危
 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懼若上下離心臣竊為陛下危
 之祿山喜曰阿浩汝能豁我心事即召尚莊置酒酣宴自
 為之歌以侑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祿山議棄洛
 陽走歸范陽計未決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莫不
 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為名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
 抗表請誅國忠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至

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今朝廷
 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
 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後無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
 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上許之使劔南軍將李福德
 等領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
 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
 關六月癸未召杜乾運詣關白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
 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
 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又習用兵今始為逆豈肯無備
 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
 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眾兵勢日蹙將

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皆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已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軍與乾祐會戰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二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

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旣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輶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輶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破官車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而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過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棄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囂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瞬息間兩岸皆空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自首陽山

西度河入關關外先爲三塹皆廣二丈深丈人馬墜其中
須臾而滿餘衆踐之以度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辛
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
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賊至矣
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帥衆叩頭曰公以二十萬衆
一戰棄之何面目復見天子且公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乎
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歸仁以毛縻其足於馬腹及諸
將不從者皆執之以東會賊將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
洛陽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
肉眼不識聖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東平
魯曷良在南陽陛下留臣使以尺書招之不日皆下矣祿山

大喜以翰爲司空同平章事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
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招諸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無效
乃囚諸苑中潼關旣敗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谷防禦使
皆棄郡走所在守兵皆散是日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
見但遣李福德等將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上
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劔南聞安祿山
反卽令副使崔圓陰具儲待以備有急投之至是首唱幸
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於朝堂惶遽流涕問以
策略皆唯唯不對國忠曰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
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伏下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
市里蕭條國忠使韓曉入宮勸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

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為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靈昌崔光遠為京兆尹克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託以劔南節度大使頓王璩將赴鎮令本道設備待是日上移仗北內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開廢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王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為賊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門既啓則

言人亂出中外搗攘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籥獻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乃來上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待至咸陽望賢宮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芻食之酒更而盡猶未能飽上皆酬其直慰勞之眾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

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前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巖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尚食舉御膳以至上命先賜從官然後食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期未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縣令亦逃縣民皆脫身走飲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內侍監袁思藝亦亡云驛中無堅人相枕藉而

寢貴賤無以復辨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卽令赴鎮收合散卒以俟東討丙申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至西門內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并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秦國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韋見素聞亂而出爲亂兵所擣腦血流地衆曰勿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聞誼譁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

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頰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畧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視之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謝罪上慰勞之令曉諭軍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爲行計諤見素之子也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號國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

之丁酉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請之太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違衆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兵少未易東向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上詢于衆衆以爲然乃從之及行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官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爲之按轡久之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

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
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
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
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
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
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
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爲兒女之戀乎廣
平王倓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
倓馳白上上櫛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
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廢馬從太子且諭將士
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汝勉

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
南向號泣而已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且宣旨欲傳位
太子不受倓皆太子之子也 巳亥上至岐山或言賊
前鋒且至上遽過宿扶風郡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
遜陳玄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扶
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朕比來衰老
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知卿等皆倉猝從朕
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
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
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
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

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眾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父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既留

未知所適廣平王俶曰日漸晏此不可駐眾欲何之皆莫對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

啓俊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眾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

必無貳心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圖大舉此上策也眾皆曰善至渭濱遇潼關敗卒誤與之

戰死傷甚眾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涉度無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比至新平通夜馳三百餘里

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眾不過數百新平太守薛羽棄郡走太子斬之是日呂至安定太守徐穀亦走又斬之

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 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是日至平涼閱監

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壬寅上至散關分扈從將士為六軍使賴王璩先行詣劔南壽王

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丙午上至河池郡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日以圓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蜀郡長史如故以隴西公瑀為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訪防禦使瑀瑒之弟也 王思禮至平

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詣行在初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故爭自立相攻擊而都護實從翰

在北岸不死又不與火拔歸仁俱降賊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爲河西節度使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爲隴右節度使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招其部落以思禮爲行在都知兵馬使 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相帥擊賊所署宣慰使薛揔斬首二百餘級庚戌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 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以張通儒爲西京留守崔光遠爲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中孝哲爲祿山所寵任充用事常與嚴莊爭權祿山使監關中諸將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果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

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垰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垰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然賊將皆粗猛無遠略旣克長安自以爲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潼關不守解圍而南史思明踵其後光弼擊却之與郭子儀皆引兵入井陘留常山太守王備將景城河間團練兵守常山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引兵逆擊之正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餘人初真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

陘卽歛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聞郭李西入井陘真和始復區處河北軍事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鹽池判官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爲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暹之族子涵道之曾孫也鴻漸漪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

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機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甲子上至晉安憲部侍郎房瑄來謁冕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垵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爲相而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卽日以瑄爲文部侍郎同平章事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卽皇帝位太子不許

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莫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衆心爲社稷計戕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卽位於靈武城南樓羣臣舞蹈上流涕歔欷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以杜鴻漸崔漪竝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關內採訪使爲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爲之以陳倉令薛景仙爲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又爲天水太守兼防禦使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直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旬日間歸附者漸衆丁卯上皇制以太子真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末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爲之傅長沙太守李峴爲都副大使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爲之傅廣陵郡長史李成武爲都副大使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爲之傅充都副大使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竝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

節度使魏王巨等竝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竝任自簡擇署訖聞奏時琦拱皆不出閣惟璘赴鎮歸山南東道節度領襄陽等九郡升五府經略使爲嶺南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略使爲黔中節度領黔中等諸郡分江南爲東西二道東道領餘杭西道領豫章等諸郡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彙秩之弟兄安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於崇仁坊剗其心以祭安慶宗凡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惡者皆殺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鐵楛搗其腦蓋流血滿街已已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庚午上皇至巴西太守崔渙迎謁上皇與語悅

之房瑄復薦之卽日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韋見素爲左相渙玄暉之孫也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爲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得歸隱居藍田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乃止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戌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殿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謀邀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衆賊遣

兵寇扶風薛景仙擊却之 安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
縉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又擒斬之 同羅突厥
之逃歸也長安大擾官吏鼠匿獄囚自出京兆尹崔光遠
以爲賊且遁矣遣吏卒中孫孝哲宅孝哲以狀白祿山光
遠乃與長安令蘇震帥府縣官千餘人來韓已卯至靈武
上以光遠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以
震爲中丞震環之孫也祿山以田乾真爲京兆尹侍御史
呂誣右拾遺楊綰奉天令安平崔器相繼請靈武以誣器
爲御史中丞綰爲起居舍人知制誥上命河西節度副使
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
以觀變綰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

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
女子耳嗣業大慙卽白宰如數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
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
勵以忠義而遣之 敕改扶風爲鳳翔郡 庚辰上皇至
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令狐潮圍張巡
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
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
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
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
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破以黑衣夜
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

夜緹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朔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衆屯白沙渦巡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衆媯檀及胡兵悉斬之滎陽陳留脅從兵皆散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河北諸郡猶爲唐守常山太守王輔欲降賊諸將怒因擊球縱馬踐殺之時信都

太守烏承恩麾下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運帥父老詣信都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詔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頃屬車駕南遷李大夫收軍退守晉陽王太守權統後軍欲舉城降賊衆心不從身首異處大將軍兵精氣肅遠近莫敵若以家國爲念移據常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勳盛烈孰與爲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旣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甲士三千餘人相參用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

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承恩承珙之族兄
 也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門偽
 降伏甲於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傷其
 左脅夜奔博陵 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為
 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并致
 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河北諸郡又遣人頒於河
 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狗國之心益堅矣
 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
 有興復之望矣八月壬午朔以子儀為武部尚書靈武長
 史以李光弼為戶部尚書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餘如故
 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

業軍政不修朝廷遣侍御史崔衆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
 衆徭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是數交兵於光弼衆見光弼
 不為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 史思明
 再攻九門辛卯克之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藁城 李庭
 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寧陵襄邑夜去雍丘城三十里
 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掩襲大破之殺獲大半庭望收軍
 夜遁癸巳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
 何憂丁酉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
 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
 已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靈
 武傳位 辛丑史思明陷藁城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

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
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
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 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
矜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填象
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
菲食不耻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
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
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已亦以誇人豈
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鑿圍播越生民塗炭乃
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祿山寔

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歔泣下賦
皆露刃曉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
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
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
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
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
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
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
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
其始自京畿廊坊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為
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九月壬子史思明圍趙郡丙辰拔之又圍常山旬日城陷殺數千人 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家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吳太伯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曰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

倓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旣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倓入則泌在府泌入倓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言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

使送府必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倣與泌掌之

上欲借兵於外夷

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寀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於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

戊辰發靈武

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上斬之

丙子上至順化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撻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群臣固請上不許寘寶冊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琯石虛心待之瑄見上

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爲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

亦以天下爲已任知無不爲專決於曾臆諸相拱手避之

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發其冢

焚骨楊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

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

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

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恃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

害卿而死耳柰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

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

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爲用韋妃之故內慙不

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

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 冬十月上發順化癸未至

彭元

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沂

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鹽法用以饒 房

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

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瑄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

鄧景山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爲

參謀旣行又令兵部尚書王忠禮副之瑄悉以戎務委李

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水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

安能敵我劉秩瑄分爲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

壽入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 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

光進光弼之弟也

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騎萬

餘攻雍丘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賊遁去 房瑄

以中軍北軍爲前鋒庚子至便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

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

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

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瑄自以南軍戰

又敗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瑄敗大怒李泌爲之

營救上乃宥之待瑄如初 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

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

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 尹子奇圍河間四

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
一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奩送洛陽
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暉赴淇水死思明使兩騎齎尺書
以招樂安卽時舉郡降又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
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棄郡度河南走思明卽
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
都承恩以城降親導思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
五萬人思明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饒陽裨將東
鹿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辯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
郡皆陷思明并力圍之外救俱絕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
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

富 子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
言而死思明日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
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
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能聽之乎足下所
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鸞巢干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
賊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
殺之罵不絕口以至於死賊若破一城城中人衣服財賄
婦人皆爲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羸病老幼皆以刀槩
戲殺之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
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
奇將五千騎度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

臣葛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遽引兵歸 十一月令狐潮帥眾萬餘營雍丘城北

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走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攻潁

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

百里廬舍林木皆盡暮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

益兵攻之晝夜死鬪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

於洛濱木上凍殺之 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可

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維縶

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望等數

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一年天下無寇矣上曰

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

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

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

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

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

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

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

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

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竝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

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

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

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

常數萬人而張巡衆本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千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拒之始與睢陽太守計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敕以巡爲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殺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二載春正月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如意動加筆撻或時殺

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德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真用事亦不免筆撻聞豎李豬兒被撻心之左右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爲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爲敢不敬從又謂豬兒曰汝前後受撻寧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豬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們枕旁刀不獲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以氈裹其尸埋之誠宮中不得泄乙卯旦莊宣言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爲太子尋即帝位尊祿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

恐衆不服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爲樂兄事莊以爲御史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 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玠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遣下精兵赴朔方餘圍練烏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旣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衆五而與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固作壘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壘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二千衛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嘉言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

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人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者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爲備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楛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

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
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 安慶緒

以尹子奇爲汴州刺史河南節度使甲戌子奇以歸擅及
同羅奚兵十二萬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
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
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
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信遠謂巡曰遠
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請公爲遠戰自是之
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
於巡賊遂夜遁 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

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丁丑子

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內應

二月戊子上至鳳翔

郭子儀自洛交引兵趣河

東分兵取馮翊巳丑夜河東司戶韓旻等翻河東城迎官
軍殺賊近千人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攻城且拒官
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千級捕虜五
千人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
乾祐未久自白遼嶺去遂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
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上自
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驛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
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憇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
之衆如前策竝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

集虜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采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兵馬使郭英乂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乂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戒嚴

李光弼將

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安慶緒以史思明爲范陽節度使兼領恒陽軍事封媯川王以牛廷珣領安陽軍事張忠志爲常山太守兼團練使鎮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軍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庚

子郭子儀遣其子旻及兵馬使李韶光大將軍王祚濟河擊潼關破之斬首五百級安慶緒遣兵救潼關郭旻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王祚戰死僕固懷恩

抱馬首浮渡渭水退保河東 上皇思張九齡之

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尹

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

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勲

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椎牛大饗士

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

賊陳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

十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

鋒而賊攻圍不輟 辛未安守忠將騎二萬寇河東郭子

儀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 夏四月上以郭子

儀爲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使將兵赴鳳翔唐宙李歸仁

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王仲

昇渾釋之李若幽等伏兵擊之於白渠留連橋殺傷略盡

歸仁游水而逸若幽神通之玄孫也子儀與王思禮軍合

於西渭橋進屯蒲西安守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相

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癸丑守忠僞遁子儀悉師逐之賊

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陳官軍擊之首尾爲兩翼夾擊官軍

官軍大潰判官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爲賊所擒軍資器械

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

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

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

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

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
 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纜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
 金紫至有朝士童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
 濫至是而極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宗守南陽賊將武
 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者
 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
 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
 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達不過
 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
 銳不敢逼城中自謂勢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為之至
 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只在圍中凡周歲

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
 出轉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時賊欲南侵
 漢賴其拒其衝要南夏得全 司空郭子儀詣闕請自
 殿甲子以子儀為左僕射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
 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
 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
 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
 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
 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矧蒿為矢中
 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
 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六月癸未田乾真圍安邑

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已者翻城來降乾真解安邑遁去

秋七月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克高密琅邪殺賊二萬餘人壬子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虢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旣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關遂爲賊所圍張巡乃修守且以拒之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墮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濬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

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鉤之所及莫不崩墜巡以大木末置連鑊末置大鑊擗其鉤頭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鑊賊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辨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丁巳賊將安武臣攻陝郡楊務欽

戰死賊遂屠陝 以張鎬兼河南節度采訪等使代賀蘭
進明 八月靈昌太守許叔冀爲賊所圍救兵不至拔衆
奔彭城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

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
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爲巡死戰
前後二百餘人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
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
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衆數萬遮之霽雲
直衝其衆左右馳射賊衆披靡止亡兩騎旣至臨淮見進
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
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旣拔卽及臨淮譬如皮毛

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
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時睢陽之人
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觀
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
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旣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
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爲泣下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
意遂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垣同將步騎三千人閏月戊申
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
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
房瑄爲相惡賀蘭進明以爲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爲進
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且官

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 戊辰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 辛未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賊有先屯武功者聞之奔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賊屢攻上黨常爲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 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千里收騎退還橋壞墜壘中反爲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爲守備寧失

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爲特進囚之客省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資惟其所欲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爲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何以食爲宴畢卽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城西陳於禾積寺北澧水之東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

賊軍齊進官軍却為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趨輜重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大呼奮擊當其刃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眉皮垂部下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塹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鬻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

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為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謀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滄水之東百姓軍士胡

虞見倣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之主上問之喜曰朕不及也倣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倣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以太子少傅虢王巨爲西京留守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泗交頤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入蜀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爲君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卽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如以至誠願歸萬機

今國先生之言乃寤其先立命中使奉表入蜀

郭子儀

引蕃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弘農二郡關

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言於上曰今元

惡未除爲賊所汚者半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

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使赦之

冬十月丁未啖庭瑤至蜀

壬子與平軍奏破賊於武關克上洛

郡

子奇以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

謀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

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遠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况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

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

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
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
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
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
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
抉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爲欲活之其徒曰
彼守節者也終不爲吾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爲後患乃并
南霹靂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巡且死顏色不亂揚
揚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
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
戰幾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故戰陳

今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
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外呼
歟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昔使
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
自爲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
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
爲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
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其苦
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浙東
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閻丘曉使其共救之曉
素傲狠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

之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
御史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并舊兵步騎猶十
五萬已未廣平王俶至曲沃回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吐
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郭子儀等與賊
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
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千餘矢賊驚顧曰回
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
張通儒等棄陝東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陝城僕固懷恩
等分道追之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唐申夜慶緒帥其
黨自死門出走河北後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
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王成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
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成都使還上皇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
上憂懼不知所爲數日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
宮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
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癸亥上發鳳
翔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 乙丑郭子儀遣
左兵馬使張用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
嚴莊來降陳留人殺尹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瑱於潁
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
河北制以瑱爲淮南節度使 丙寅上至望賢宮得東京
捷奏丁卯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

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搏膺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爲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爲安

成府改元天成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廣平王俶之入東京

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已巳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其府縣

所由祗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繫之初及郡甄濟有

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爲采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

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

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

亦使人彊昇至東京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京濟起詣軍

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

拜以媿其心以濟爲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

祿山官上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樓下制

士庶受賊官祿爲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

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爲賊

所污者勿問癸酉回紇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

於長樂驛上與宴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
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爲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
之十一月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
家國由卿再造張鎬帥魯良來瑱吳王祗李嗣業李奐五
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惟能元岐據北海高秀巖
據大同未下 巳丑以回紇葉護爲司空忠義王歲遣回
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上之在彭原也更以粟
爲九廟主庚寅朝享於長樂殿 丙申上皇至鳳翔從兵
六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
宮南樓上釋黃袍着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

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素黃袍
自爲上着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
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伏
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
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
位也上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寸
未將發行宮上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上親執
轡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
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左右
皆呼萬歲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御含元殿慰撫百官
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卽日幸興慶宮遂居之

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立廣平王俶爲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自餘蜀郡靈武扈從立功之臣皆進階爵加食邑有差李澄盧弈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郡縣來載租庸三分蠲一近所改郡名官名一依故事以蜀郡爲南京鳳翔爲西京西京爲中京以張良娣爲淑妃立皇子南陽王係爲趙王新城王僅爲彭王潁川王憺爲交王東陽王佺爲涇王橫爲襄王倕爲杞王偲爲召王侶爲興王侗爲定王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肉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以爲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過惡揚錄瑕棄功臣竊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不至而食盡食旣盡而及人非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不覩休明唯其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敬撰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衆議由是始息是後赦令無不及李愬等而程千里獨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 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

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皆潰
 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更思明厚為之備且遣使逆
 招之范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
 之同羅大敗悉奪其所掠餘眾走歸其國慶緒忌思明之
 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
 說思明日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死思明日
 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
 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為福之計
 也禪將烏承趾亦說思明日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
 大夫奈何與之俱亡若歸款朝廷以自漸洗易於反掌耳
 思明以為然承慶等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悉

眾數萬迎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
 至將士不勝其喜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眾不敢進願弛
 弓以安之承慶等從之思明引承慶等入內廳樂飲別遣
 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諸
 營明日囚承慶等遣其將寶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
 兵八萬來降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
 乙丑子昂至京師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
 子七人皆除顯官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
 所部兵討慶緒先是慶緒以張忠志為常山太守思明召
 忠志還范陽以其將薛萼攝恒州刺史開井陘路招趙郡
 太守陸濟降之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

其將令狐彰爲博州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
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爲唐有矣 郭子
儀還東都經營河北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
僞準律皆應處死上欲從之李峴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
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
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
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
滅厥渠魁脅從罔理諲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
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
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
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
者於京兆府門上欲免張均張垠死上皇曰均垠事賊皆
任權要均仍爲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
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垠使死者有知何面
目見說於九原因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張垠
爲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從命安
祿山所署河南尹張萬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坐
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
平王赦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
止上甚悔之

臣光曰爲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爲卿
相或親連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救社

稷之危迎合取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爲之陳力此乃屠酷之所羞大馬之不如儻更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沉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蓋紛寇手何爲善者之不幸而爲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巡徼之隸謀議不預號令不及朝聞親征之詔夕失警蹕之所乃復責其不能扈從不亦難哉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乾元元年官軍旣克京城宗廟之器及府庫資財多散在民間遣使檢括頗有煩擾正月乙酉敕盡停之乃命京兆

尹李峴安撫坊市

二月丁未上御明鳳門赦天下改元

盡免百姓今年租庸復以載爲年安慶緒所署北海節

度使能元皓奉所部來降以爲鴻臚卿克河北招討使

庚午以安東副大都護王玄志爲營州刺史克平盧節度

使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暕清河太守宇文

寬皆殺其使者來降慶緒使其將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

生擒以歸尚於鄴市凡有謀歸者皆誅及種族乃至部曲

州縣官屬連坐死者甚衆又與其羣臣歃血盟於鄴南而

人心益離慶緒聞李嗣業在河內夏四月與蔡希德崔乾

祐將步騎二萬悉沁水攻之不勝而還辛卯新主入太

廟上享太廟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

言思明凶險因亂竊竝力彊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獪多詐而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白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竊爲不切事機五月罷爲荊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崔光遠爲河南節度使 贈故常山太守顏吳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以其子成明爲太僕丞吳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言贈上在鳳翔顏真卿爲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出通幽爲普安太守具奏具狀於上皇上皇杖殺通幽吳卿子吳明爲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爲史思明所虜裹以牛黃送於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

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哀復讞尸棺歛以歸吳卿姊妹女及吳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爲蒲州刺史使吳明往求之吳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父乃得之吳明詣親故乞 悉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爲賊所掠 吳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已女閱其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贍給久之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吳卿無異 乃始慙服 六月戊午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者皆釋之已貶降者續處分 初史思

明以列將事平盧軍使烏知義知義善待之知義子承恩
爲信都太守以部降思明思明思舊恩而全之及安慶緒
敗承恩說思明降唐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爲
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
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
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諸將以自思明
思明疑未察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
范陽宣慰承恩既宣旨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帷其牀伏
二人於牀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
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爲節度使二人於
牀下大呼而出思明乃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
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書數
百紙省先從思明反者將士名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汝
而爲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
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
欲殺臣遂榜殺承恩父子連坐死者二百餘人承恩弟承
毗走免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狀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
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會三司議陷
賊官罪狀至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希烈輩皆朝廷大臣
上皇自棄之幸蜀今猶不免於死况吾屬本從安祿山反
乎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弼思明從之命判官耿仁智與
其僚張不矜爲表云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

太原誅之不矜草表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悉削去之
寫表者以白思明思明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
明憐欲活之復召入謂曰我任使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
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
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亂捶
之腦流于地烏承玘犇太原李光弼表為昌化郡王克石
嶺軍使 秋七月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
伽闕可汗 乙未郭子儀入朝 八月庚戌李光弼入
朝丙辰以郭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待中丁巳子儀詣行
營 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
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安慶緒之物

至難也雖枝黨離析猶據七郡六十餘城甲兵資糧豐備
慶緒不親政事專以繕臺沼樓船酣飲為事其大臣尚
張通儒等爭權不吐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銳
而性剛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麾下數千人皆逃散諸將
怨怒不為用以崔乾祐為天下兵馬使惣中外兵乾祐復
戾好殺士卒不附九月庚寅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
平李奐滑濮許叔蘊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
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
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
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
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冬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丙午遣使告捷魯炅自陽武濟李廣琛崔光遠自酸棗濟典李嗣業兵皆會子儀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分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僞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賊还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獲其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秦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衆拒戰於愁

思罔又敗前後斬首三萬級捕虜千人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李光弼引兵繼至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二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于滏陽遙爲慶緒聲勢 十一月崔光遠拔魏州丙戌以前兵部侍郎蕭

華爲魏州防禦使會史思明分軍爲三一出邢洛一出冀貝一自洹水趣魏州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卯敕以光遠領魏州刺史 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崧拒之賊勢盛處崧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崧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崧處崧驍將衆所恃也旣死衆無鬪志光遠脫

身走還汴州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
燕王以周擊為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
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
遙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
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眾也魚朝
恩以為不可乃止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為流矢
所中丙申薨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眾初嗣業表段秀
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
實獨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二
月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掛重穿塹三重壅漳

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濫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中
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直錢四千淘糲及馬尿以食焉
人皆以為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統帥進退無所稟城中
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自
魏州引兵趣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擊鼓三
百而遙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
即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采甚艱書備之
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餓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
自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
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
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

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爲遊軍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炆先與之戰殺傷相半魯炆中流天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路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鄧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

人相驚又奔缺門諸將繼至及數萬議指東京退保蒲陝都虞候張用濟口蒲陝存義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儀從之使都遊奕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用濟以步卒五十繼之周擊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度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荔非元禮至而軍焉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貶蘇震爲濟王府長史削銀青階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衆還屯鄴城南安慶緒收子儀等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復背史王乎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

官軍但日於軍中饗士張通儒高尚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慶緒曰任公暫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窘蹙不知所爲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徧示將士咸稱萬歲乃手疏唁慶緒而不稱臣且曰願爲兄弟之國更作藩籬之援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并封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歃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慶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棄失兩郡又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遠垂救援使臣應

死復生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郡亦何足言爾爲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爲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卽命左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恩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留鎮之思明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 辛卯以荔非元禮爲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爲節度判官 丙申以郭子儀爲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以河西節度使來填行陝州刺史克陝驍華州節度使 夏四月庚

子澤路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 九
節度之潰於相州也魯炆所部兵剽掠尤甚聞郭子儀退
屯河上李光弼還太原炆慙懼飲藥而死 史思明自稱
大燕皇帝改元順天立其妻辛氏爲皇后子朝義爲懷王
以周摯爲相李歸仁爲將改范陽爲燕京諸州爲郡 戊
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爲鄭陳穎亳節度使 觀軍容使魚
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
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治軍嚴整始
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 八月壬戌以
李光弼爲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 九月史思明使
其子朝清守范陽命鄆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已向河南

分爲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
思明白濮陽史朝義自白臯周摯自胡良濟河會于汴州
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管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
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
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
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爲
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
爲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
江淮神功南宮人也思明以爲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
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衆來降思明乘勝西攻
鄭州光弼救衆徐行至洛陽調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

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復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暉曰東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峒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韋暉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爲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

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纜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倚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冬十月丁酉下制親征史思明羣臣上表諫乃止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

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爲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衆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

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羶裹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沉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度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顯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

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遂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口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爲五臺府果毅己亥以庭暉爲右武衛大將軍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

棄之抱玉許諾詭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雷以待之抱玉繕完成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衆五百拔柵突圍降于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彈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乙巳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憚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塹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爲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塹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吾塹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

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侯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却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退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見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爲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遽帥衆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囂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輩皆背旗而戰吾麾旗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急麾旗二至地則萬

衆齊人死生決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二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對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得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馳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璜王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摯敗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爲右

金吾大將軍 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監董秦為陝西神

策兩軍兵馬使賜姓名李忠臣 發安西北庭兵屯陝以

備史思明 十二月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

千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礪子

坂得馬六百匹歸仁走以伯玉為鎮西四鎮行營節度使

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寧莎柵之間屢破之

上元元年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餘如

故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戰

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三月庚寅李光弼

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

清斬首千五百餘級 閏月丁卯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

為司空 己卯史思明 東京 六月平盧兵馬使田

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於鄭州 冬十一月李光弼攻

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擒安太清 史思明遣其將田承

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敬江將

二千人徇兗鄆薛鄂將五千人徇曹州 十二日兗鄆

節度使能元帥擊史思明兵破之

二年春正月癸卯史思明攻元應天 或言洛中將士皆

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陝州觀軍容使

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於上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

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

愷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瀆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用兵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以灋無所假貸
懷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
相繼督光弼使出師光弼不得已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
守河陽與懷恩將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洛
陽戍寅陳於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
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
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陳未定進
兵薄之官軍大敗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棄之光弼懷
恩度河走保聞喜朝恩伯玉奔還陝抱玉亦棄河陽走河
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史思明猜
忌好殺羣下小不如意勅至族誅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

也常從思明將兵頗謙謹愛士卒將士多附之無寵於思
明思明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爲太
子左右頗泄其謀思明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
義將兵爲前鋒自北道襲陝城思明自南道將大軍繼之
三月甲午朝義兵至礪子鎮衛伯玉逆擊破之朝義數進
兵皆爲陝兵所敗思明退屯末寧以朝義爲怯曰終不足
成吾事欲按軍灤斬朝義及諸將戊戌命朝義築三隅城
欲貯軍糧期一日畢朝義築壘未泥思明至詬怒之令左
石立馬監泥斯須而畢思明又曰侯克陝州終斬此賊朝
義憂懼不知所爲思明在鹿橋驛令腹心曹將軍將兵宿
衛朝義宿於逆旅其部將駱悅蔡文景說朝義曰悅等與

王死無日矣自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朝義俛首不
應悅等曰王苟不許悅等今歸李氏王亦不全矣朝義泣
曰諸君善為之勿驚聽夫悅等召令許叔冀之子季常召
曹將軍至則以其誅告之曹將軍知將盡怨恐禍及已
不敢違是夕悅等以朝義部兵三百被甲詣驛宿衛兵怪
之畏曹將軍不敢動悅等引兵入至思明寢所值思明如
廁問左右未及對已殺數人左右指示之思明聞有變踰
垣至殿中自備馬乘之悅儻人周子俊射之中臂墜馬遂
擒之思明曰亂者為誰悅曰奉懷王命思明曰我朝來語
失宜其及此狀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
悅等送思明於柳泉驛囚之還報朝義曰事成矣朝義曰

不驚聖人乎悅曰無則許叔冀將後軍在福昌悅等

使許季常往告之擊驚倒地朝義引軍還擊叔冀來迎

悅等勸朝義執擊殺之軍柳泉悅等恐衆心未壹遂縊

殺思明以璽襲其尸蒙駝負歸洛陽朝義即帝位改元顯

聖密使人至范陽敕散騎常侍張通儒等殺朝清及朝清

母辛氏并不附已者數十人其黨自相攻擊戰城中數月

死者數千人范陽乃定朝義以其將柳城李懷仙為范陽

尹燕京留守時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皆為丘墟而朝義

所部節度使皆安祿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召之多不

至略相羈縻而已不能得其用李光弼上表固求自貶

制以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河中節度使夏四月乙

亥青密節度使向衡破史朝義兵斬首五千餘級 丁丑
兗鄆節度使能元皓破朝義兵 五月己丑李光弼自

河中入朝 初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令狐彰為滑鄭汴
節度使將數千兵戍滑臺彰密因中使楊萬定通表請降

徙屯杏園度思明疑之遣其將薛及圍之彰與岌戰大破
之因隨萬定入朝甲午以彰為滑衛等六州節度使 戊

戌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擊史朝義並陽兵破之 復以李
光弼為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

南東荆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出鎮臨淮
六月甲寅青密節度使能元皓敗史朝義將李元遇

秋八月己巳李光弼赴河南行營 建子月神策節度

使兼伯 史朝義拔水寧城池福昌長水等縣 建

五月平盧節度使侯希逸與范陽相攻連年救援既絕又
為奚所侵乃悉舉其軍二萬餘人襲李懷仙破之因引兵
而南

寶應元年建寅月李光弼拔許州擒史朝義所署潁川太
守李春朝義將史參救之丙午戰于城下又破之 戊申

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於青州北度河而會田神功能元皓
於兗州 建卯月戊辰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與史朝義將

謝欽讓戰于申州城下為賊所虜淮西震駭會侯希逸田
神功能元皓攻汴州朝義召欽讓兵救之 史朝義圍李

抱玉於澤州建巳月庚戌李抱玉破史朝義兵於城下

甲寅上皇崩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將陷刺
 史李岑不知所為遂城果毅開封劉昌曰倉中猶有麴數
 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城東南隅最
 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彊請南保
 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月
 吾出其不意賊安知吾之衆寡遂徑趣徐州使兗鄆節度
 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 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
 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清潭至其廷回紇
 登里可汗已為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今中原無主
 可汗宜速來共收其府庫可汗信之清潭致敕書曰先帝
 雖棄天下今上繼統乃昔日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

也回紇業已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為丘墟有輕唐之心
 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且曰回紇舉國十萬衆至矣
 京師大駭上遣殿中監樂子昂往勞之於忻州南可汗請
 與荒固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汾州上令往見之懷恩為可
 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
 可汗欲自蒲關入由沙苑出潼關東向藥子昂說之曰關
 中數遭兵荒州縣蕭條無以供擬恐可汗失望賊若盡在
 洛陽請自土門略邢洛懷衛而南得其資財以克軍裝可
 汗不從又請自太行南下據河陰扼賊咽喉亦不從又請
 自陝州大陽津波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乃從之
 冬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辛酉辭行以兼御

史中丞藥子昂魏瑒爲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爲判官給事中李進爲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爲道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迺 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前鋒陝西節度使郭英乂袖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爲殿自澠池入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辛未懷恩等軍于同軌史朝義聞官軍將至謀于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君獨與漢兵來宜悉衆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壬申官軍

至洛陽北郊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乙亥官軍陳于橫水賊衆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陳于西原以當之遣驍騎及回紇竝南山出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陳於昭覺寺官軍聚擊之殺傷甚衆而賊陳不動魚朝恩遣射生五百人力戰賊雖多死者陳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遣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又敗人馬相蹂踐填尚書谷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人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其中書令許叔冀王仙等承制釋之懷恩詔回紇可汗營於河陽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及朔方兵馬使高輔成

帥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朝義至汴州其陳留節度使張獻誠閉門拒之朝義犇濮州獻誠開門出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州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為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回紇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留其將安恪守之十一月丁丑露布至京師朝義自濮州北度河懷恩進攻滑州拔之追敗朝義於衛州朝義睢陽節度使田承嗣等將兵四萬餘人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長驅至日樂東朝義帥魏州兵來戰又敗走於是鄴節度使薛平向以相衛治邢四州降于陳鄭澤路節度使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

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嵩楚玉之子也抱玉等已進軍入其營按其部伍置等自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旨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疑懷恩有二心各表言之朝廷密為之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辛巳制東京及河南北受偽官者一切不問丁酉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統恒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臣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當山裨將王武俊說寶臣曰今河東兵精銳出境遠鬪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寶臣乃撤守備舉五州來降及復為節度使以武俊之策為善擢為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于郭子儀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已

亥以懷恩爲河北副元帥加左僕射兼中書令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僕固瑒追之至臨清朝義自衡水引兵三萬還攻之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官軍益振遂逐之大戰于下博東南賊大敗積尸擁流而下朝義奔莫州懷因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庭玉與田神功辛雲京會於下博進圍朝義於莫州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

代宗廣德元年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親往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承嗣自請留守莫州朝義從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朝義既去承嗣卽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瑒侯希逸薛兼訓等帥衆

二萬追之及於歸義與戰朝義敗走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請降遣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千鎮范陽縣朝義至范陽不得入官軍將至朝義遣人諭抱忠以大軍留莫州輕騎來發兵救援之意因責以君臣之義抱忠對曰天不祚燕唐室復興今旣歸唐豈可更爲反覆獨不愧三軍邪大丈夫誰以詭計相圖願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軍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並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旣食而去東奔唐陽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李懷仙遣兵追之朝義

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
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秋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聖應
元聖文武孝皇帝壬子赦天下改元諸將討史朝義者進
皆加爵邑有差册回紇可汗爲頡咄登雷施合俱錄英
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爲娑墨光親屬並賜知可敦左右
以下皆封賞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一

